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一回 尋猛虎雙雄陷深坑 獲凶徒三賊歸平縣

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，忽聽一片聲喧，乃是西耳房走火，展爺連忙趕至那裡，早已聽見有人嚷道：「房上有人。」展爺借火光一看，果然房上站立一人，連忙用手一指，放出一枝袖箭，只聽撲哧一聲。展爺道：「不好！又中計了。」一眼即瞧見包興在那裡張羅救火，急忙問道：「印官看視三寶如何？」包興道：「方才看了，紋絲沒動。」展爺道：「你再看看去。」正說間，三義四勇俱各到了。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，原是前面窗戶紙引著，無甚要緊。只見包興慌張跑來，說道：「三寶果真是失去不見了！」展爺即飛身上房，盧方等聞聽也皆上房。四個人四下搜尋，並無影響。下面卻是王馬張趙，前後稽查也無下落。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上回來，卻見方才用箭射的，乃是一個皮人子，腳上用雞爪丁扣定瓦攏，原是吹皺了的。因用袖箭打透，冒了風，也就攤在房上了。愣爺徐慶看了，道：「這是老五的。」蔣爺捏了他一把。展爺卻不言語。盧方聽了，好生難受，暗道：「五弟做事太陰毒了。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，你卻盜去三寶，叫我等如何見相爺？如何對得起眾位朋友？」他那裡知道相路爺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。四人下得房來，一同來至書房。

此時包興已回稟包公，說三寶失去。包公叫他不用聲張，恰好見眾人進來參見包公，俱各認罪。包公道：「此事原是我派人瞧得不好。況且三寶也非急需之物，有甚稀罕。你等莫要聲張，俟明日慢慢查訪便了。」

眾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，只得退出，來到公所之內。依盧方還要前去追趕。蔣平道：「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？不是望風撲影麼？」展爺道：「五弟回了陷空島了。」盧方問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展爺道：「他回明了相爺，還要約小弟前去，故此知之。」便把方才字柬上的言語念出。盧方聽了，好不難受，慚愧滿面。半晌，道：「五弟做事太任性了！這還了得！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為是。」展爺知道盧方乃是忠厚熱腸，忙攔道：「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。」盧方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展爺道：「請問大哥趕上五弟，合五弟要三寶不要？」盧方道：「焉有不要之理。」展爺道：「卻又來。合他要，他給了便罷；他若不給，難道真要翻臉拒捕，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？我想此事，還是小弟去的是理。」蔣平道：「展兄，你去了恐有些不妥，五弟他不是好惹的。」展爺聽了不悅，道：「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？」蔣平道：「雖不是龍潭虎穴，只是五弟做事令人難測，陰毒得很。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。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，二來知道他設下什麼圈套。莫若小弟明日回稟了相爺，先找我二哥。我二哥若來了；還是我等回到陷空島將他穩住，做為內應，大哥再去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展爺聽了才待開言。只聽公孫策道：「四弟言之有理。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。」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，只得將話咽住，不肯往下說了，惟有心中暗暗不平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見了相爺，回明要找韓彰去。並因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，要同張龍趙虎同去。包公聽說要韓彰，甚合心意，因問向何方去找。蔣平回道：「就在平縣翠雲峰。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峰下，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，故此要到那裡尋找一番。」包公甚喜，就叫張趙二人同往。張龍卻無可說。獨有趙虎一路上合蔣平鬧了好些閒話，蔣爺只是不理。張龍在中間勸阻。

這一日打尖吃飯，剛然坐下，趙虎就說道：「咱們同桌兒吃飯，各自會錢，誰也不要擾誰。你道好麼？」蔣爺笑道：「很好。如此方無拘束。」因各自要的各自吃，我也不吃你的，你也不吃我的。幸虧張龍惟恐蔣平臉上下不來，反在其中周旋打和兒。趙虎還要說閒話，蔣爺只有笑笑而已。及至吃完，堂官算帳。趙虎必要分帳。張龍道：「且自算算，櫃上再分去。」到櫃上問時，櫃上說蔣老爺已然都給了。卻是跟蔣老爺的伴當，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，說明了如有人問，就說蔣老爺給了。天天如此，張龍好覺過意不去。蔣平一路上聽閒話，受作踐，不一而足。

好容易到了翠雲峰，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。蔣平卻認得廟內和尚，因問道：「韓爺來了沒有？」和尚答道：「卻未到此掃墓。」蔣平聽了滿心歡喜，以為必遇韓彰無疑。就與張趙二人商議，在此廟內居住等候。趙虎前後看了一回，見雲堂寬闊豁亮，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，同張龍住了。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。偏偏的廟內和尚俱各吃素。趙虎他卻耐不得，向廟內借了碗盞傢伙，自己起灶，叫伴當打酒買肉，合心配口而食。

伴當這日提了竹筐，拿了銀兩，下山去了。不多時，卻又轉來。趙虎見他空手回來，不覺發怒，道：「你這廝向何方去了多時，酒肉尚未買來？」輪掌就要打。伴當連忙往後一退，道：「小事有事回爺。」張龍道：「賢弟且容他說。」趙虎掣回拳來，道：「快講！說的不是，我再打。」伴當道：「小人才方下山，走到松林之內，見一人在那裡上吊。見了是救呀，是不救呢？」趙虎道：「那還用問嗎？快些救去，救去！」伴當道：「小人已救下來，將他帶來了。」趙虎道：「好小子！這才是。快買酒肉去罷。」伴當道：「小人還有話回呢。」趙虎道：「好嘍！還說甚麼！」張龍道：「賢弟且叫他說明，再買不遲。」趙虎道：「快，快快的！」伴當道：「小人問他為何上吊，他就哭了。他說他叫包旺。」趙虎聽了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急問道：「叫甚麼？」伴當道：「叫包旺。」趙虎道：「包旺怎麼樣？講，講，講！」伴當說：「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，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內攻書。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。因月色頗好，出來玩賞，行到松林，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，就把相公背了走了。」趙虎聽到此，不由怪叫吆喝，道：「這還得了！這便怎麼處？」張龍道：「賢弟不必著急，其中似有可疑。既是猛虎，為何不用口刁呢，卻背了他去？這個光景必然有詐。」叫伴當將包旺讓進來。

不多時，伴當領進，趙虎一看果是包旺。彼此見了讓坐，道受驚。包旺因前次在開封府見過張趙二人，略為謙讓，即便坐了。張趙又細細盤問了一番，果是虎背了去了，此時包旺便說：「自開封府回家，一路平安。因相爺喜愛三公子，稟明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，就命我護送赴署。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裡，公子要踏月，走至松林，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。我今日尋找一天，並無下落，因此要尋自盡。」說罷，痛哭。張趙二人聽畢，果是猛虎背人，事有可疑。他二人便商議晚間在松林搜尋。倘然拿獲，就可以問出公子的下落來了。

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，收拾妥當。叫包旺且免愁煩，他三人一處吃畢飯。趙虎喝得醉醺醺的要走。張龍道：「你我也須裝束伶俐，各帶兵刃。倘然真有猛虎，也可除此一方之害。咱們這個樣兒如何與虎鬥呢？」說罷，脫去外面衣服，將搭包勒緊。趙虎也就紮縛停當。各持了利刃。叫包旺同伴當在此等候。他二人上了山峰，來到松林之下，趁著夜色，趙虎大呼小叫道：「虎在那裡？虎在那裡？」左一刀，右一晃，混砍亂晃。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，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。

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，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林中，手持利刃，口中亂嚷：「虎在那裡？」又見明亮亮的鋼刀，在月光之下閃閃一閃，光芒冷促。這兩個人害怕，暗中計較道：「莫若如此，如此，這般，這般。」因此跳下樹來，往西飛跑。張趙二人見了，緊緊追來。卻見前面有破屋二間，牆垣倒塌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。張趙也隨後追來。愣爺不管好歹，也就進了屋內，又無門窗戶壁，四角俱空，那裡有個人影。趙虎道：「怪呀！明明進了屋子，為何不見了呢？莫不是見了鬼咧？或者是甚麼妖怪？豈有此理！」東瞧西望，一步湊巧，忽聽嘩啞一聲。蹲下身一摸，卻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邊。張龍也進屋內，覺得腳下咕咚咕咚的響，就有些疑惑。忽聽趙虎道：「有了，他藏在這下邊呢。」張龍道：「賢弟如何知道？」趙虎說：「我揪住鐵環了。」張龍道：「賢弟千萬莫揭此板。你就在此看守。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，多拿火亮，豈不拿個穩當的。」趙虎卻耐煩不得，道：「兩個毛賊有甚麼要緊。且自看看再做道理。」說罷，一提鐵環，將板掀起，裡面黑洞洞任什麼看不見。用刀往下一試探，卻是土基臺階：「哼！裡面必有蹊蹺，待俺下去。」張龍道：「賢弟且慢！……」此話未完，趙虎已然下去。張龍惟恐有失，也就跟將下去。誰知下面臺階狹窄，而且趙爺勢猛，兩腳收不住，咕嚕嚕竟自下去了。口內連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裡面的人早已備下繩索，見趙虎滾下來，那肯容情，兩人服侍一個人，登時捆了個結實。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！」不知何故，一時不得主意，心內一慌，腳下一跳，也就溜下去了。裡面二人早已等候，又把張爺捆縛起來。

這且不言，再說包旺在廟內，自從張龍趙虎二人去後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，原來還有蔣平，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。因問：「蔣爺現在那裡？」伴當便說：「趙爺與蔣爺不睦，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咧。到此還不肯同住。幸虧蔣爺有涵容，全不計較；故此自己已在和尚屋內住了。」包旺聽了，心下明白。看等到天有三更，未見張趙回來，不由滿腹狐疑，對伴當說：「你看已交半夜，張趙二位還不回來。其中恐有差池。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。」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，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。

此時蔣爺已然歇息。忽聽說包旺來到，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，連忙起來，細問一番，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。自思：「他二人此來，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攛掇。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，我卻如何復命呢？」忙忙束縛伶便，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，吩咐伴當等：「好生看守行李，千萬不准去尋我等。」別了包旺，來至廟外，一縱身先步上高峰峻嶺，見月光皎潔，山色晶瑩，萬籟無聲，四圍靜寂。

蔣爺側耳留神，隱隱聞得西北上犬聲亂吠，必有村莊。連忙下了山峰，按定方向奔去，果是小小村莊。自己躡足潛蹤，遮遮掩掩，留神細看。見一家門首站立二人，他卻隱在一棵大樹之後。忽見門開處，裡面走出一人，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夤夜到此何幹？」只聽那二人道：「小弟等在地窖子裡拿了二人。問他卻是開封府的校尉。我等聽了不得主意，是放好，還是不放好呢？故此特來請示大哥。」又聽那人說：「哎呀！竟有這等事！那是斷斷放不得的。莫若你二人回去，將他等結果，急速回來。咱三人遠走高飛，趁早兒離開此地，要緊。」二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大哥就歸著行李，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。」說罷，回身竟奔東南。蔣澤長卻暗暗跟隨。二人慌慌張張的，竟奔破房而來。

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，見前面的已進破牆，他卻緊趕一步，照著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，往懷裡一帶。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，一時掙扎不起。蔣爺卻又竄入牆內，只聽前面的問道：「外面甚麼咕咚一響？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好蔣平！鋼刺已到，躲不及，右脅上已然著重，「哎呀」一聲，翻筋斗栽倒。四爺趕上一步，就勢按倒，解他腰帶，三環五扣的捆了一回。又到牆外，見那一人方才起來，就要跑。真好澤長！趕上前踢倒，也就捆縛好了，將他一提到破屋之內。

事有湊巧，腳卻掃著鐵環。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板蓋，即用手提環，掀起木板，先將這個往下一扔。側耳一聽，只聽咕嚕咕嚕的落在裡面，摔的哎呀一聲。蔣爺又聽，無甚動靜，方用鋼刺試步而下。到了裡面一看，卻有一間屋子大小，是一個甕洞窖兒。那壁廂點著個燈掛子。再一看時，見張趙二人捆在那裡。張龍羞見，卻一言不發。趙虎卻嚷道：「蔣四哥，你來得正好！快快救我二人呀！」蔣平卻不理他，把那人一提，用鋼刺一指，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共有幾人？快說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叫劉彥，上面那個叫劉獬。方才鄧家窪那一個叫武平安，原是我們三個。」蔣爺又問道：「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？放在那裡？」那是武平安背去的，小人們不知。就知昨晚他親姊姊死了，我們幫著抬埋的。」蔣平問明此事，只聽那邊趙虎嚷道：「蔣四哥，小弟從此知道你是個好的了。我們兩個人沒有拿住一個，你一個人拿住二名。四哥敢則真有本事，我老趙佩服你的。」蔣平就過來，將他二人放起。張趙二人謝了。蔣平道：「莫謝，莫謝。還得上鄧家窪呢。二位老弟隨我來。」三人出了地窖，又將劉獬提起，也扔在地窖之內。將板蓋又壓上一塊石頭。

蔣平在前，張趙在後，來至鄧家窪。蔣平指與門戶。悄悄說：「我先進去，然後二位老弟扣門。兩下一擠，沒他的跑兒。」說著，一縱身體，一股黑煙，進了牆頭，連個聲息也無。趙虎暗暗誇獎。張龍此時在外叩門，只聽裡面應道：「來了。」門未開時，就問：「二位可將那二人結果了？」及至開門時，趙虎道：「結果了！」披胸就是一把，揪了個結實。武平安剛要掙扎，只覺背後一人揪住頭髮，他那裡還能支持，立時縛住。三人又搜尋一遍，連個人也無，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裡。趙虎說：「別管他，且拿他娘的。」蔣爺道：「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。」武平安說：「已逃走了。」趙虎就要拿拳來打。蔣爺攔住，道：「賢弟，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，先押著他走。」三人押定武平安到了破屋，又將劉彥劉獬從地窖裡提出，往回裡便走，來到松林之內，天已微明。卻見張龍的伴當尋下山來，便叫他們好好押解。一同來到廟中，約了包旺，竟赴平縣而來。

誰知縣尹已坐早堂，為宋鄉宦失盜之案。因有主管宋升，聲音窩主是學究方善先生，因有金鐲為證，正在那裡審問方善一案，忽見門上進來，稟道：「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。」縣尹不知何事，一面吩咐：「快請。」一面先將方善收監。

這裡才吩咐，已見四人到了前面。縣官剛然站起，只聽有一矮胖之人，說道：「好縣官呀！你為一方之主，竟敢縱虎傷人，並且傷的是包相爺的姪男。我看你這紗帽，是要戴不牢的了。」縣官聽了發怔，卻不明白此話，只得道：「眾位既奉相爺鈞諭前來，有話請坐下慢慢的講。」吩咐：「看座。」坐了。包旺先將奉命送公子赴開封，路上如何住宿，因步月如何遇虎，將公子背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蔣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彥劉獬的話，說了一遍；並言俱已解到。

縣官聽得已將兇犯拿獲，暗暗歡喜，立刻吩咐：「帶上堂來。」先問武平安藏三公子於何處。武平安道：「只因那晚無心背了一個人來，回到鄧家窪小人的姊姊家中。此人卻是包相爺的三公子包世榮。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；因包相爺審問假公子一案，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劍刺死。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。」趙虎聽至此，站起來舉手就要打，虧了蔣爺攔住。又聽武平安道：「不想小人出去打酒買紙鏢的工夫，小人姊姊就放三公子逃走了。」趙爺聽到此，又哈哈的大笑，道：「放得好，放得好！底下怎麼樣呢？」武平安道：「我姊姊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，說三公子逃走了。小人一聞此言，急急回家。誰知我姊姊竟自上了吊死咧。小人無奈，煩人將我姊姊掩埋了。偏偏的我的外甥鄧九如，他也就死了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